

# 鄧公玄自訂年譜 (上)

鄧公玄遺著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歲。

子於辛丑六月二十九日戌時，生於湖南省鄧縣南鄉龍溪本宅。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二歲（依西洋習慣仍以滿一年為足歲則仍為一歲，下依此類推）。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三歲。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四歲。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五歲。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歲。

予於五歲時，即隨父兄在我家萃賢書院遊玩旁聽，已識字不少。是年正式啓蒙，一日見先父課諸生，有「讀書之樂」一題，即援筆寫作短文，置之先父書案，先父見之，心知係予所作，閱後亦未呼予詢問，而仍置原處。及先父外出，予乃取而閱之，見密加圈點，予私心引為大慰，而亦使予增加信心之重要原因也。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七歲。仍隨先父就讀於萃賢書院。是年先母袁太夫人病逝，予甚哀慟。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八歲。續就讀萃賢書院，畢四書之業。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九歲。

開始讀五經。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十歲。

是時先父經營木商，無法兼顧，乃聘竹山下遠房伯父大亭先生接館。大亭伯續學而慮風疾，雙腿皆不良於行，須扶棧移動，諸生頗易之。大亭伯知之，甚為不悅，故對凡不能熟背書文者，每持戒木箠撻之，而予獨免。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十一歲。

是年十月，武昌起義，清社以屋，是歲予仍隨大亭伯就讀萃賢書院。歲杪，解館，先父為之餞行，大亭伯謂先父曰：「炳文（予之乳名）天資頗高，宜善為培植，前途未可量。」先父然之。

一九一二年（民元，壬子）——十二歲。

大亭伯解館，先父時又膺鄉董之選，遂聘舅父袁鏡美先生（清生員，先父門人）接館。先生為人和易，其教學方法亦與大亭伯不同，蓋不輕以撻楚諸生也。是時，予已畢五經之業，兼習唐詩及古文。

是年冬，予隨二哥光濤赴鄆縣城，投考縣立第二高等小學，予取學名為光禹，以長兄名光嶽，二兄名光濤，我則以人為名耳。榜發之日，予列最前茅，適堂叔秀卿先生來校公幹，人有

賀之者，秀卿叔高聲曰：「此我家千里駒也。」

一九一四年（民三，甲寅）——十四歲。

是年春，肄業第二高小，學期考試，予名列第三，第一為陳尙文，第二張治華，二人皆年長於予，及秋季始業後，與陳、張結拜金蘭，依齡為陳張及我，結為兄弟。年杪考試，予躍居第一，然三人情好如初。

一九一五年（民四，乙卯）——十五歲。

是年春，予雙腿患水腫病，腿部浮腫，時流黃水，不良於行，擬校中書記黃先生言，此症如蔓延及於肚臍，即將不治，彼乃為予調配草藥服之，浮腫漸退，於是回家調養，久之始愈，此予起死回生之第一遭也。

是時校長為廖鴻基先生，由湖南優級師範畢業，國學深有造就，先生兼國文及習字二課，教學甚為嚴格，每授古文一課，即命諸生於次課當堂默習全文，凡能一字不誤者，即發給獎品，如書籍、信箋及筆墨等皆是。予小時記憶頗強，故每次默寫皆能獲獎，先生因此甚為器重，先生之教書法也，喜用趙文敏字帖，予亦深受其影響。

是年暑假，竹山下大亭伯之父出殯，請先父前往作禮生，先父因事不能親往，乃囑予代表

一行，時因邀作禮生者皆鄉中前輩，有舉人、拔貢及秀才六七人，大亨伯見我至大喜，即命我代作家祭哀章，予不假草稿，即揮筆而就，大亨伯閱畢，曰：「可矣！」次晨，諸先輩禮生皆肅立靈前，予亦就末座，大亨伯又堅命我朗聲宣讀哀章，予不得已依命而行，既畢，諸先輩皆大為驚異，而大亨伯尤以為慰，蓋予為其及門弟子也。

一九一六年（民五，丙辰）——十六歲。

是年冬，我以第一名畢業。畢業典禮時，知事王君來校主持大典，廖校長囑我代表全班致答詞，王知事亦表嘉許。

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繼妣葉太夫人逝世，享年五十有三歲。

一九一七年（民六，丁巳）——十七歲。

予於去冬畢業高小後，先父以長兄尙就學長沙第一師範，無力支持兩人學費，而二兄光瀾畢業高小後已另習醫，未及升學，因囑予留家中溫習經史，不作升學之計。然是年二月，先父忽接堂兄燮理（即大亨伯之親侄，曾親見予為其家祭時撰哀章並朗讀者。其人亦為生員，且為先父及門弟子，又曾畢業於雲南講武堂，任廣西龍州官帶（賞戴花翎），自長沙來函，略謂嶽雲中學開辦實科，可免納學費，如學期考試在前三名者，並可免納膳費，校長何炳麟先生已為我保留學額兩名，囑我即邀同學一人偕往，切勿坐失良機。予因約郭鳳岡、戴貴盛二人同行，及抵嶽雲時，校內已上課兩月，我等乃插入第八班。

我在嶽雲上課後，一切功課均須追趕，但第一次作文，國文老師柳縣黃先生却貼堂大為讚揚。是期期中考試名列第三，竟獲免納膳費之優待。迨是年冬季考試，予又躍居第一名，正與高小時同。

一九一八年（民七，戊午）——十八歲。

是年在嶽雲繼續肄業。第八班屬工科，除一般功課外，須加習木工、金工、機械等專門學科，並須在工廠實習。校長何炳麟先生親授幾何圖畫，我每次考試皆得一百分，何炳麟先生遂愈加垂青。

是年暑假予返里，嗣因南北戰發，鄧縣適在南軍控制而與茶陵交通阻隔，無法前往長沙，予與王君藝成等商議冒險前往，幾經艱險始得到達，鄙人因稱予為均骨云云。

一九一九年（民八，己未）——十九歲。

是時湖南學生發生驅張（督軍張敬堯）及仇日運動，省垣各校選派代表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予被選為嶽雲中學代表之一，遂參加學生愛國運動。

是年夏，學聯會決議由各縣旅省學生組織暑假講演團，回鄉宣傳。予被推為鄧縣學生暑期講演團團長，潘作樑副之。團員二十三人，皆旅省之各校鄧縣學生也。抵縣城後，即假勤學所為辦公地址，我與知事葉君洽請撥款資助，知事即囑財政科長金述之照辦。不意金某為縣中沐泉系人，而我為梅岡系人，竟有意拖延。予再與交涉，彼竟欲訴之於沐泉士紳。勸學所所長孟海晏先生雖為沐泉系人，然與我接觸後

頗生好感。孟聞金謀，即勸我妥為應付，並謂其本人對金某亦深疑忌。予聞之，立召集全體團員，當說明情形，並聲明我雖為梅岡系人，然素無沐梅之成見，如諸君以予為不足代表雙方公意者，我當請辭，否則，我等應團結一致，以對抗金某。沐泉系同學皆曰諾。於是我乃言曰：本團應立即致函金某，限其於今日將款項如數撥來，否則，當以最嚴厲之手段相對待。當我團送函交金某後，金即俯首就範，果照數送來。孟海晏先生聞之，立來告我曰：「鄧君，你真不愧為沉潛高明。金述之為人那選了得，就是我孟某人也要怕他三分，然你竟能輕易迫其就範，真是了不起。」是年秋還長沙，經友人介紹，加入新民學會，參與其事者，依記憶所及有毛○○、徐特立、夏曦、何叔衡、易禮容、周世釗等。我等於星期日假座周南女學集會，因何叔衡係周南教員也。新民學會宗旨為提倡新文化與贊助驅張運動，蓋一純粹之愛國運動團體。其後予往南京就讀南高，遂不復與該會繼續聯繫，故其後如何變而為CY與CP之組織，則毫無所知矣。

予返嶽雲後，不久接先父函，云水口李芝（茹仙）先生因見予在水口講演，深加賞識，托姐夫郭俊能為媒，以其女公子與予訂婚，已允之。李茹仙先生者，吾邑拔貢，曾在甘肅作吏，其長子鼎勳，次子晉勳（菊休）皆與我同學，固吾邑之名門也，予以不能違父命，默認而已，實則非我之所願也。

此際尚有一事，即我等返省垣後，復與旅省

同鄉學生合組「新鄧旬刊」，由予主編。友人李菊休爲文批評鄧縣教育界，其言甚厲，於是獲罪鄉紳。是時堂兄變理回鄧任勸學所所長，讀之，甚爲不快，寒假時，予回家度歲，變理兄見我，即引以爲言，並以爲係我所作，實則予不過略加文字潤色而已。予雖辯解，終難釋其疑忌，予因聲明畢業後，決不回鄧謀求任何職位，其意始稍解。

一九二〇年（民九，庚申）——二十歲。

是年仍在嶽雲，予因不喜工廠實習，且決意升入大學，對工科名稱殊感不喜。於是與同班同學商議，請求何校長取消工科名稱，以免影響將來升學之障礙，蓋當時學校之工廠設備簡陋，實難獲得就職之學識與機會也。因此我屢向何校長建言取消工科名目，何校長甚爲不悅，然予不斷以此爲言，卒獲其同意。

一九二一年（民十，辛酉）——二十一歲。

是年夏畢業於嶽雲中學，蓋是時全國學校改秋季始業式，故延至此時正式畢業也。

在畢業前，予即屢函先父要求籌備升學經費，先父難之。何校長知予志在升學，又知予家庭難以供應學費，乃曰：如你能考取南京高等師範，當爲設法補助，予乃與第七班同學蕭宋焱兄同時在長沙報名投考南高。及試期既臨，予等同入考場時，見有貝姓女生亦與試，每場均有不能下筆之苦，於是與蕭相商設法搶遞，貝女亦欣然接受，不料因此遂爲監考者所察覺，榜發，予等皆名落孫山，何校長見予與蕭君均落第，乃往訪湖南省教育科科長，因知係考試

違規除名，何校長回校後，立召我等切責，聲色俱厲，予等俯首而已。我與蕭君相商以爲雪恥起見，惟有再往南京投考，始能報答何師之厚望。幸蕭君家中寄來路費，蕭君遂約予同行。不料在南京考試之結果，我雖獲雋，而蕭君則又落第。

是年秋季南高始業，予入文史地部哲學系肄業，而東南大學預科亦於是時開始。

一九二二年（民十一年，壬戌）——二十二歲。

續肄業於南高。予因感升學之艱難，故決計埋頭讀書，除所習之必修科與選修科外，經常至圖書館閱讀各種參考書籍。

是年秋，國民黨先進陳去病（佩忍）來校任中國文學講座，陳先生爲有名之南社詩人，發起組織歲寒社於六朝松下之梅菴，予被邀入社，遂加入中國國民黨。

一九二三年（民十二年，癸亥）——二十三歲。

予在南高，除專心讀書外，往往撰寫論文，投在上海時事新報之學燈欄發表，藉資零用錢之彌補。然該報總編輯張東蓀先生常將予之時論作社論發表，讀者每以予爲東大南高之教授，不知予固二年級之學生耳。

而最使我難忘者，即我在「東方雜誌」所作之「東西哲學本體論之別類比觀與綜合批評」一文，文長數萬字，予即以所得稿費，作爲暑期返鄉之川資。

一九二四年（民十三年，甲子）——二十四歲。

是年春，南高東大組織學生自治總會，設執行部與評議部。歲寒社同志推予與張耀德競選

執行部正副部長，以高票當選，執行部下設總務、交際、遊藝、學術等科。予以宛希儼、劉愷鍾爲交際科正副科長。宛某爲CY份子，當時國共合作，故亦爲國民黨黨員。其所以要求爲交際科科長者，蓋欲以南高東大代表資格競選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也。

不意當南京學聯會改選會長時，宛因共產嫌疑，遭盧永祥通緝，宛聞風潛逃，東大同志高嶽生乃冒充代表競選學聯會會長。此事爲東大同學所知，群起反對，並張貼公告，指予爲極黨營私，擅指派代表高某爲代表，群情洶洶然。高某之所爲，予事前毫不知情，然爲維護同志情誼計，不得不設法予以挽救，並聲名當請求評議部予以追認。

是時校內主要辦公室及課堂口字房失火焚燬，予正與遊藝科科長侯耀等籌備盛大之遊藝會籌款修復口字房，內外工作極爲忙碌，予力持鎮定，且常在南京公共講演廳舉行遊藝會，結果甚爲成功，於是再移校內表演，以餉校內師生。同時則要求評議部開會討論追認案，結果卒以多數通過。惟東大學生仍有少數人不甘，竟又發生所謂脫離總會之運動，予與諸同志商議，乃由東大學生聯名發表反對脫離之宣言，其計遂未得逞，而其餘波則盪漾不已。

是年秋，國民黨同志籌備成立南京市黨部，共黨份子竟欲排斥國民黨忠實同志，予與宋述樞兄等乃設法予以破壞，結果，竟受廣州中央之處分。我方同志乃不得另組南京市黨部，以爲之抗，於是反共運動由是而起，國共之分裂，此蓋最

早之一幕也。

一九二五年(民十四,乙丑)——二十五歲。

予於去歲寒假時,返長沙度歲。當聞東大南高發生易長風波,二月杪返校,始知章士釗之下令免郭秉文職,而代之以胡敦復,係受汪精衛之授意而行。校內師生正從事擁郭反胡運動,同志中之蔣希曾與趙冕均參加校務維持會之工作。予乃召集東大南高同志,在雞鳴寺開會,說明免郭既屬吾黨授意,則同志不但不應擁郭,且當致力於反郭工作,始能符合黨員之職責。當經決議,凡同志之參加校務維持會者,一律退出,並另組校務改進會以抗之。而為使吾人之意見得以宣揚計,遂發行「新東南」一種,以作喉舌,而予實任主編之責。

「新東南」發行後,其中有一文抨擊擁郭派王潛恒甚力,王潛恒者湖南同鄉也,彼惱羞成怒,因構詞向湖南教育界對我多方中傷詆毀。嶽雲何校長素心儀、郭秉文、聞予反郭,至為不快,屢來函告誡,予雖多方解釋,均難自明。四月間,胡敦復由上海來京,準備接事,先一日,予謁見於中國科學社,請其來校時先與警察廳聯絡,最好能携警察同來,胡不聽。明日十時,胡單身乘馬車而來,迄抵孟芳圖書館時,教授陸志韋,首先叫打,擁郭派師生數百人,齊聲應之,腳拳交加,胡氏滿面流血,竟被推上馬車,倒曳而去。事後予再往謁胡氏,彼惟苦笑而已,自是予知其無能,惟聽其自生自滅耳。

五月卅日,上海發生顧正紅慘案,東大南高

學生組織慘案後援會,全校共選委員十五人,予當選為委員之一,某夜在孟芳圖書館開會至深夜,予向主席請求先退,時王潛恒任紀錄,忽高聲制止,予時方出會場之門,見係王某,立刻回至主席台前,亦高聲告之曰:「我已得主席許可。你是何人,竟敢無理阻撓。」同時拾得墨水瓶,用力擲之,不中,再以一瓶擲中之。當時秩序大亂,予匆匆下樓,聞樓上有人提議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以搗亂會場為由,呈請學校開除我之學籍。此時全校已息燈就寢,予無法與友好相商,不得已,即取毛邊紙,疾書啓事一通,將此事經過詳敘,請求全校同情。

次晨六時,予即將啓事張貼交通處,同學來校上課者,均紛紛閱讀啓事,於是多表同情於我,而不直王某之行為。迄午,後援會派人與我談判,要求撕去啓事,以作是夜撤消討論搗亂會場案之條件。予因曰:「啓事既已貼出,我斷不能自行撕去。云同時亦決不以此為條件,如兄等謂啓事對王某不利,可以撕去。」彼等因言祇要同意撕去啓事,則決不再提懲戒案。結果彼等遂將啓事撕去,而當晚亦未提懲戒案。一場大波,乃告平息。至今思之,猶不免心悸,倘當時而非先取得同學多數人之同情,則我將被奸人暗算,其後果當不堪設想矣。

是年暑期,予應南高東大兩校之畢業文憑,因予每年暑假往往參加暑期學校,其所得學分足以符合東大之畢業要求也。予遂成為南高最後一班之畢業生,同時亦為東大最早一班之文學士焉。

七月初予與蔣希曾、宋述樞(鎮倫)、高嶽生、劉愷鍾諸兄聯袂赴滬,遍訪吾黨先進戴季陶、沉玄慮、紹元冲、謝慧僧等,尤其時與孫哲生、馬超俊、林煥廷諸先生最為契合。予等將南京情形報告後,深得諸先進之同情,同時又剴切陳說救黨反共之迫切,於是由孫、馬、林諸先生支助,在滬策動忠實同志,共起救黨。首先組織國民黨委員會,創刊「國民導報」,以作喉舌,而予實任撰述、編輯、校對及發行之全責。

上海既略有頭緒,予遂與蔣希曾同赴廣州,又先後謁見吳鐵城、鄧澤如、蕭佛成、鄒海濱、汪精衛、胡漢民、伍朝樞、陳其瑗等。復因嶽雲同學潘佑強兄之介紹得與黃埔軍校所組織之孫文主義學會同志相往還。

八月十九日,予與蔣希曾訪汪精衛於國民政府,汪時為國府主席,倒屣以迎,情出意外,予知其係有意作偽,蔣初不信。然汪明知予等反共,彼竟約予等於次晨在惠愛西路中央黨部與廖仲凱相晤,予等允之。不料當予等抵中央黨部門首時,即見有人臥在血泊中,人聲嘈雜,咸謂廖仲凱被刺。予等奔往黨部,則廖已垂危,方躺在籐椅之上,已氣息奄奄矣。此時情形混亂,汪又未來,予等即於既見廖面之後,匆匆離去,真可謂不幸之甚也。廖案發生後,胡漢民因胡毅生之嫌被扣頭養園,予等又設法與之相晤,而胡則將有莫斯科之行。

九月,予與蔣希曾回至上海,當得孫、馬諸公之同意,發起組織上海南京等地之孫文主義

學會，以與廣東孫文主義相呼應，一時反共勢力大振，而青年運動之領導權，亦逐步由共黨份子手中爭取過來。予為策劃孫文主義學會之故，經常往來於京、滬、穗港之間。

是時得與內子嘉定張近激女士相識於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情好漸篤。

十一月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林森、戴季陶、謝持、鄭魯、覃振等，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總理靈前舉行會議，決議解雇鮑羅廷顧問之職，開除跨黨之共產份子黨籍，並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是即世所謂之西山會議。於是上海與廣州正式分裂，其影響之大，非一言而盡也。

一九二六年（民十五，丙寅）——二十六歲。

二月，廣州與上海分別召開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時美國總支部派陳耀垣為代表，過滬時，託林煥廷先生物色少年中國晨報總編一人，林以予為應，予欣然允之。惟陳已赴穗，故予不得不南行與之面洽。是時孫哲生先生業因粵方之請，回穗出任廣東省建設廳長之職，予抵穗，即首謁孫於建設廳，因其介紹即晤陳耀垣，而即訂約赴美，議既定，予立返滬，籌備出國等手續。

上海中央原定予為補湖南省代表李執中之缺，出任代表大會之代表，至是即正式請辭，以王光輝遞補。

予既決定出國，蔣希曾兄亦決自費留學，我等乃共同辦理申請入學及護照之手續。既而得美西史丹佛大學回書，允予等入該校研究院深造，故一切甚為順利，予等預定乘日輪高麗丸

赴美，及期，予因痧眼疾未獲簽證，而蔣則先我而行。予留滬割治痧眼，至高麗丸第二次航期始得償願。

予遂於此時與近激舉行訂婚典禮，並約於明春，接近激赴美。（時亦得李茹仙先生同意，與其女公子解除婚約。）

抵美後，初因陳耀垣云李文範將來美就少年報總編輯，調予勿就職，先屈任副刊編輯，予不得已允之。事為原代理總編之郭威白所悉，遂撰寫不利於少年報之社論，致為同志所逐，乃求予暫代總編輯，予以勉允之。惟當時予即刊登啟事，聲明至李文範抵埠時為止。嗣李到達，悉情形複雜，不敢就職，董事會再三懇予就正式總編輯之位，予此時甚為不快，辭至再三，始提出任何人不得干涉總編輯職權之條件，經董事會同意，然後視事。

先是蔣希曾先我抵美，為少年報副刊撰寫「南旋絮語」，引起左派人士之不滿，因訴之廣州中央，海外部彭澤民下令總支部驅逐蔣希曾。我適於此時抵美，力勸蔣氏勿因小不忍則亂大謀，嗣又因少年報司理為計算稿費發生爭執，結果，蔣氏挺而走險，竟與反對派勾結，出刊「美洲評論」，大發謬論，使我陷於尷尬之境。

秋季，史大始業，予與蔣希曾同往史大研究院註冊上課，選習財政與經濟之學。

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年，丁卯）。——二十七歲。春季始業後，予轉至政治上課，習國際公法及國際關係諸課。

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節節勝利，美國報界對此漸感興趣。有舊金山紀事報（Cronicle）記者屈倫特女士（Miss Trent）者，常來少年報訪予，予即將革命軍進展情形與吾黨三民主義要點，向彼陳述。彼即將予之談話，撰寫專論在該報刊登。尤其因予之推斷往往奇中，深表折服。

革命軍過及長江流域，於是共黨份子欲據武漢稱亂，因造成寧漢分裂之事，嗣南京方面實行清黨，於是九月間有在海內外進行黨務整理之要圖。予被派為美洲黨務整理委員之一，與諸同志協力從事於肅清反動派之工作，旋經代表大會選舉為三藩市總支部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

冬，許崇智、鄒魯聯袂遊美，美洲同志頗表歡迎，而美國各報亦大事宣揚。許、鄒二先生以為民氣可用，乃撰「留別西美同志書」一通，意欲在少年報社論欄刊載，予閱後，見其有煽動西美同志反對南京中央黨部之論調，擱置未用。許、鄒見該文久無下落，乃以長途電話向總支部陳耀垣施壓力，予以同志感於許、鄒之名，勢雄峻拒，遂以其刊登於廣告欄中，許、鄒固極不快，而大多同志亦以為不然，而予則不為所動。

不久，總支部接南京中央來電，嚴詰少年報為何刊載許、鄒「留別西美同志書」，美洲黨部是否仍擁護南京中央，陳耀垣接電立請我參加緊急會議，予閱過電文後，即提筆草擬電文，云該書係在廣告欄登載，少年報自不負責，今

後自當繼續擁護南京中央，但陳則在電文中加「爲敷衍情面計」字樣，予堅持以爲不可，而其他同志則多贊成陳意，予遂聽之。不料再過月餘，反對派之國民日報忽爲文攻擊總支部及少年報，蓋該報根據上海各報刊載前電原文，遂摘其中爲「敷衍情面」之字樣，大肆醜詆，謂由此足證總支部與少年報之所謂革命皆屬敷衍情面之同樣行爲，此乃假革命之鐵證云云。同志見之，甚感尷尬，屢要求爲文駁斥，予云當俟其全文既畢，然後與之周旋，該報連續刊登醜詆文章達一星期之久，予乃據其發表後矛盾與判謬陸續予以反擊，亦達一星期之久，同志乃深佩予之沉着，而不復敢支吾。自是予在黨內及僑社信譽，逐漸顯著。

一九二八年（民十七，戊辰）——二十八歲。

年初，予開始草擬碩士論文，因請同學黃曝寰出任副刊編輯，並代照料編務，不料黃君不經予之過目，即發表「嗚呼中華會館之暮氣」一文，致引起寧陽會館（台山）之憤怒，發生軒然大波，此事經予內外周旋，卒得安然度過難關。予亦是時正式獲史大政治碩士學位。

三月，近激抵美，同志促早結婚，遂於四月十五日，在總支部大禮堂舉行大典，由陳耀垣等八位同志爲證婚人，而西報記者亦來拍照，撰寫新聞，可謂極盡隆重之至。

夏，孫哲生先生由歐來美，予當函請來舊金山一行，彼則云將由加乘輪返國，囑予同行。適是時，華盛頓大學屢催近激前往上課，而移民局又來查詢，加以近激已懷孕在身，實不便

離予而往西雅圖，於是決意提前回國，並決定由溫哥華與孫哲生同船歸國。

七月，予辭去少年報總編輯，推吳南軒暫代。國民日報馬典如聞之，乃在該報社論欄作「公支行矣」一文，刊登達一星期之久，其得意忘形之態，畢露無餘，蓋彼每次與予作筆墨官司之對壘皆有招架不住，棄甲曳兵之苦境，故聞予返國，以爲從此可以揚眉吐氣也。予既回國在即，故未再作回答矣。

予偕近激經西雅圖，稍留數日，再轉溫哥華與孫先生會合，乘加拿大皇后號返國，在溫哥華得晤國民黨同志，並向青年同志發表演說。

十一月抵滬，抵滬後，見當時國內情形，雖深感北伐告成，然國內情形，殊使予頗生失望之心。

是時胡漢民、孫哲生等聯名提議，試行五院政制，友人多勸予進行立法委員之職，而孫先生亦命爲新設置之鐵道部長。予往南京觀察形勢，便謁孫先生於鐵道部籌備處，先生延我至其書室，久未發言，而仍持報閱讀，予方欲興辭，則忽問我曰：「聞你意欲進行立法委員之職，」言下似頗不悅，予因曰：「此友人之意，如先生果有所命，當所樂爲。先生即起立與我握手，並云：「你做我的秘書，如何？」予曰：「惟命。」先生乃召梁寒操至，當云：「公女作我秘書，你們今後要好好合作。」於是先生即令我出任鐵道秘書，兼機要科科長。不料派令收到後，旋又改派爲國府委員隨從秘書，予甚感疑惑，料有人進讒於先生也。

一九二九年（民十八，己巳）——二十九歲。

一月，予請求調派爲國立交通大學訓育主任，予乃遷至交大居住，長女懷美生，月餘因腦膜炎夭折，予夫婦悲痛不已，可謂初嘗人生苦果之滋味也。

三月，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一星期後，予接通知赴南京出席，蓋補林直勉之缺也，先是當中央決定開代表大會時，孫先生即囑予代其擬電致三藩市總支部選我爲代表，然結果僅得候補代表，故迄開會後，因林不能出席，始以我遞補，使我無法從事於競選中委之準備，而徒爲若干友人作嫁，卒致錯過一次浪潮。倘我當時而仍在美，則當選爲代表似屬必然，而我亦當能乘機作競選之充分活動，不致束手無策也。此事關係我之未來極大，迫我於四十四年再訪舊金山時，有句云「祇恨當時却早歸」，蓋謂是也。

予在交大着意整頓學風，聘老友胡雄定、李菊休來校相助，除訓育工作外，予復兼黨義一課，交大校長孫先生兼任，但實際校務則由秘書長陳孝剛負責。程氏有鄉愿氣，一味敷衍教員與學生，不敢採取凌厲作風，予爲整頓校風起見，乃上書孫先生，先生納之，於是组织部組織交通教育整理委員會，而予被聘爲委員之一，予建議校長下設副校長一人，其下設總務長，教務長及訓導長各一人，分任校務。議既定，孫先生問我何人可作副校長，予即以黎照寰對，蓋黎爲鐵道部常務次長也。

黎既受命爲副校長，偕王徵來校接事，不意

程孝剛喊使學生於拍照之時，群起喧囂，並以石子擊之，黎等狼狽而去。予於當晚晉京，面請孫先生電召滋事首腦入京，嚴加告誡，否則將解散交大，另行整肅，學生代表當即接受，於是孫先生親率黎等赴校接事，其事遂已。黎欲予出任總務長，予堅辭，並求孫先生調部，乃奉調為鐵道部秘書兼編輯科科長。

一九三〇年（民十九，庚午）——三十歲。

予移南京鼓樓頭條巷居住，不久發現有肺結核初期症狀，體力精神均極不振，然予在部工作甚繁，孫先生以見賓客，撰寫文稿等工作悉以相委。凡來謁見部長之來賓，均先由予接見，然後決定是否謁見孫先生。以是益感體力不支，是年秋，乃請假兩月，偕近激往廬山養病，予等在廬山時，適為秋季，遊人稀少，且風雨交加，而近激又復有孕，以致不便跋涉，予惟蹣跚獨行，殊感寂寞。迨近激行將分娩，予等不得不下山回滬。

抵滬後，近激即產一男嬰，白皙健美，予甚欣喜，不意此嬰留在尚賢堂醫院時，因所雇母乳患某種惡疾，雙腿腫脹，而檢驗血液時，竟未察覺，迨此嬰病發，使泣涕相告，而已不及，卒使嬰兒傳染中毒，以致夭折。予夫婦既傷長女懷美之殤，又遭長子之不幸，真悲哀莫名矣。然當時尚年富力強，猶以為來日方長，或不致有伯道之痛也。

返京後與梁寒操合辦「天職周刊」，由予主編，頗獲讀者之好評。

## 西洋政治思想史

著者 張翰書

定價 上冊 四二元 下冊 八二元

一部西洋政治思想史，所涉範圍既廣，包羅典籍尤多，本書所涉典籍，不乏艱深難解之類，為清晰醒目，免致沉悶起見，表達力求淺出，且綱目條理分列較詳，俾可一覽而得其旨要。

為使讀者對西洋政治思想發展變遷之大勢，獲知梗概起見，本書乃就十九世紀末以前之歷代大師，自古之柏拉圖降至近代之斯賓塞，依次述其政治理論之精義與影響，同時兼及各家之生平事略暨時代背景，期能深刻了解，融會貫通。

又本書敘述解釋，一本客觀忠實之態度，總期盡符諸家原意；凡有所徵引，必詳細註明出處，以便查考，間有論評，則分別綴於各章之末，藉明得失，而供取捨，堪稱一部脈絡分明，易有所得的參考史料。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七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五號